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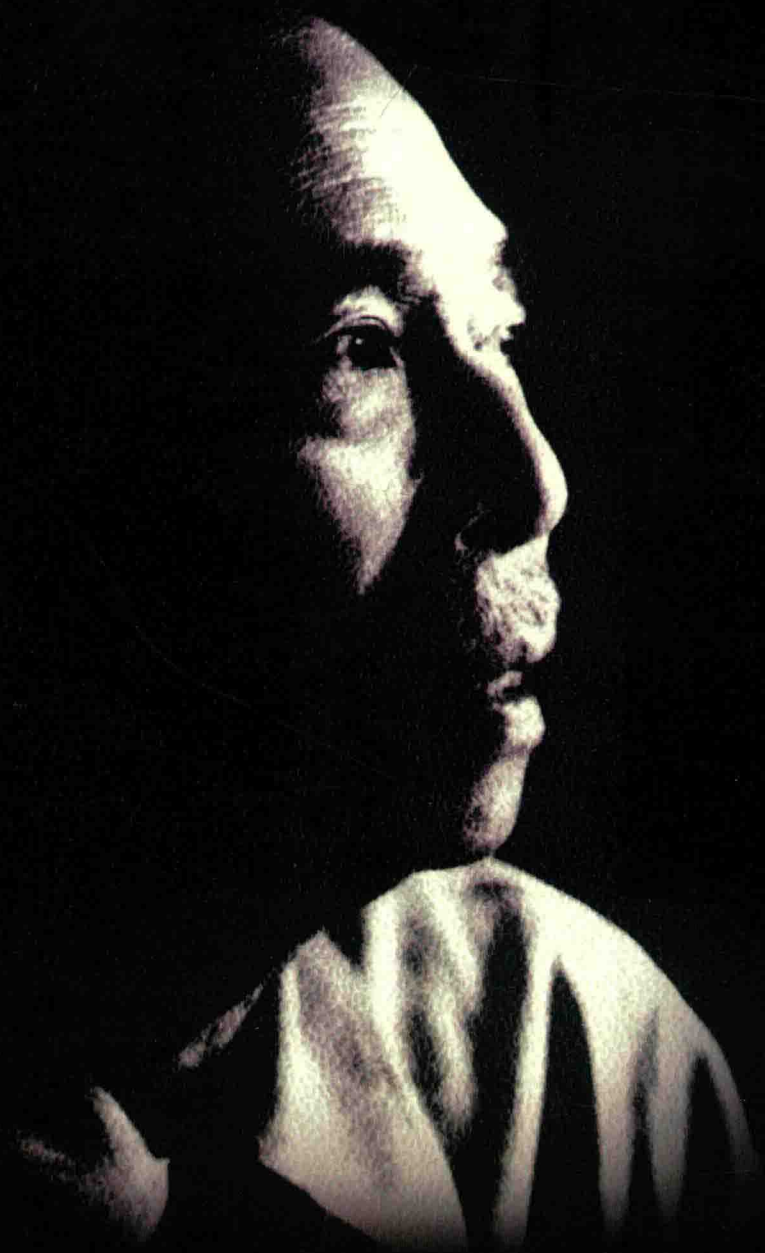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23

茅盾文學批評論

羅宗義◎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羅宗義◎著

23

茅盾文學批評論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茅盾文學批評論／羅宗義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172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23 冊）

ISBN：978-986-322-713-7（精裝）

1. 沈德鴻 2. 中國當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908

103010307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13-7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二三冊

ISBN：978-986-322-713-7

茅盾文學批評論

本書據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重印

作 者 羅宗義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茅盾文學批評論

羅宗義 著

提 要

本書作者在研究茅盾文學批評理論方面長期來有較多的探究，在此基礎上，又重新撰寫了這本專著，比較系統完整地總結了茅盾的文學批評實踐活動。作者分篇進行討論：上篇、文學批評觀論；中篇、文學批評方法論；下篇、文學批評者論；結語——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目 次

導言	比較中得出的一個結論	1
上篇	文學批評觀論	7
第一章	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盡其批評的職能」 ——文學批評的戰鬥性	11
第二章	反對「符咒」式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的科學性	23
第三章	「文藝批評都是從『此時此地的需要』出 發的」——文學批評的針對性	33
第四章	追求「美文」式的文學評論 ——文學批評的藝術性	45
中篇	文學批評方法論	53
第一章	總結性地探討文藝發展的規律 ——評《夜讀偶記》及其它	57
第二章	多樣性地研究不同體裁的創作奧秘 ——評《關於歷史和歷史劇》及其它	65
第三章	比較性地評析作家的不同特色和貢獻 ——評《讀〈倪煥之〉》及其它	73
第四章	全面性地揭示作家的創作軌跡和風格 ——評《魯迅論》及其它	81

下篇 文學批評者論	91
第一章 集批評家與作家於一身 ——論批評家與作家的關係	93
第二章 「文學批評家」不是「大主考」 ——論批評家與讀者的關係	101
第三章 文學批評家與自我 ——爲《從牯嶺到東京》辨誣	107
第四章 百花文苑中的一位辛勤的園丁 ——怎樣培養文學新人的？	119
結語 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129
第一章 中外文化衝擊中的結晶 ——文學批評觀的形成與發展	131
第二章 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兼簡評其它文學批評家	143
第三章 對文學批評的「批評」之批評 ——兼評司馬長風的觀點及其它	151
第四章 總結過去 開拓未來 ——文學批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161
主要參考書目	167
後 記	171

導言：比較中得出的一個結論

(一)

魯迅 1929 年在《〈文藝與批評〉譯者附記》中說：「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和希望。」

茅盾 1921 年在《〈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說：「批評主義在文藝上有極大之威權，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

(二)

魯迅 1927 年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1936 年在《「題未定」草》中又說：「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面，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形態，這才較為確鑿。」

茅盾 1922 年在《文學與人生》中說：「凡要研究文學，至少要有種學的知識，至少要懂得這種作品產生時的環境，至少要了解這種文學作品產生時代的時代精神，並且要懂得這種文學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同年在《「半斤」VS「八兩」》中又說：「我相信文學批評的對象至少也要是一個作家的全體；……在一篇作品裡決不能捉摸著整個作家。」

(三)

魯迅 1930 年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說：「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1934

年在《看書瑣記（三）》中又說：「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

茅盾 1929 年在《讀〈倪煥之〉》中說：「我更希望『革命的批評家』們，不要儘管翻弄賣膏藥式的江湖口訣……直到現在，我還是等待著《從牯嶺到東京》中間的『現實的具體問題』有什麼革命的批評家稍稍按捺下罵人的熱情而給予一些從各方面的批評和分析。」1922 年在《「文學批評」管見一》中曾說：「正惟其多紛爭，不統一，文學批評才會發達進步。」

（四）

魯迅 1934 年在《罵殺與捧殺》中說：「現在有些不滿於文學批評的，總說近幾年來的所謂批評，不外乎捧與罵。……批評家的錯處是在亂罵與亂捧。」1924 年在《未有天才之前》又說：「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那當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1933 年又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茅盾 1921 年在《討論創作致鄭振鐸先生信》中說：「苟其完全脫離感情作用而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批評的，雖其評為失當，我們亦應認其有價值」。同年在《文學批評的效力》中又說：「在中國現在的文學界內，批評創作是萬分緊要的，但誤人的批評還是少些為妙。」1922 年在《文學作品有主義與無主義的討論——覆周贊襄》中又說：「就我們所接對於《小說月報》創作的批評而言，大抵非漫罵即皮相的稱贊，直刺入內心的批評，簡直沒有。」1923 年在《雜感》中又說：「因為一時看不見理想中的好花，而遂要舉斧斫去一切嫩芽：這怕不是有理性的人所肯做的。批評家自然不能僅僅替天才作贊，抨擊也是他的任務；但是可惜我們的批評家的抨擊卻不免於亂擊。」

（五）

魯迅 1925 年在《並非閒話（三）》中說：「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茅盾 1925 年在《論無產階級藝術》中「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將自居於擁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地位而盡其批評的職能。」

(六)

魯迅 1922 年在《對於批評家的希望》中說：「我對於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卻要小。……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看不起托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點他的行實，真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茅盾 1921 年在《文學批評的效力》中說：「文學批評者不但對於文學有徹底的研究，廣博的知識，還須了解時代思潮。如果沒有這樣的素養便批評，結果反引人進了迷途了。」1946 年在《文藝修養》中更進一步指出：「做一個文學理論家、文藝批評家的話，書本的知識當然是很必要的。」但「還是不夠的。他還要研究社會經濟的情況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文學就是社會經濟生活的上層建築。」

(七)

魯迅 1922 年在《對於批評家的希望》中說：「現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吃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盡夠，若於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呆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1934 年在《看書瑣記（三）》中又說：「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

茅盾 1925 年在《論無產階級藝術》中說：「譬如好手的廚子果然應該常聽吃客的批評以改良他的肴饌，但吃客須有肴饌來嚐，方才能夠做出一本『食譜』來。」1933 年在《作家與批評家》中又說：「雖然批評家確不是吃客。真正的吃客是讀者。……批評家們只能指示原料的出產地，找當然還要廚子自己去找。」「廚子因為在油鍋邊站得久了薰得夠了，所以自家做出來的菜，究竟太甜呢或者太酸，未必能夠清清楚楚辨味道。在這裡，就不能不說那些在客廳拿著筷子等吃的人們的舌頭比較靈些了。所以真正要菜好，還得廚子和吃客通力合作。」

如此這般的比較，要得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呢？其實，我只想說明茅盾在文學批評理論方面的建樹並不遜於魯迅。

也許魯迅闡述的觀點比茅盾更準確、更深刻、更精闢、但是，他們之間的觀點卻是多麼地相似啊！值得注意的，茅盾闡述的觀點往往比魯迅要早些，甚至從發表的時間看似乎要早得多。更值得注意的，對於文藝批評的職能，魯迅和茅盾同時在 1925 年都論述過這個問題，魯迅的「剪除惡草」和「灌

溉佳花」的名言在文藝圈裡，甚至在文化思想界可謂無人不曉，這篇文章於1925年12月7日在《語絲》周刊第56期發表，而茅盾的《論無產階級藝術》於1925年5月2日至10月24日在《文學周報》上連載，公然提出「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論將自居於擁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地位而盡其批評的職能」。兩者比較，雖然魯迅的表述十分生動、精闢，但茅盾的觀點完全可以包容魯迅的觀點，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立論，必然要「剪除惡草」和「灌溉佳花」，而魯迅的觀點卻不能包容茅盾的觀點，茅盾提出的鮮明的階級標準和堅持的明確的黨性立場，正是當時魯迅所缺乏的東西。而且，據筆者所見資料，如此明確地提出文學批評的黨性原則，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恐怕要算是第一個。

眾所周知，魯迅是博覽群書的人，他十分注意文藝動態，和茅盾的文學主張相同而又「神交」已久，茅盾早期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文章，特別是，三十年代，魯迅和茅盾是並肩戰鬥的戰友，同時在《申報》的《自由談》發表文章，當時即有魯、茅之稱，因此，可以推斷，魯迅在寫文章的時候，很可能讀過茅盾的文章，有所啓發、有所借鑒，正如茅盾借鑒魯迅的文章一樣。這當然只是一個按照常理的推斷，缺乏史料的根據，但絕無褒茅貶魯之意。即使魯迅由於當時種種原因，並沒有注意到茅盾的文章，但至少可以說他們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但是，在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中，卻無視歷史，出現了一種傾向：魯迅的觀點常常被評論家們當做經典，反覆地多次引用，而茅盾同樣的觀點往往被忽視、被漠視。常見的通行的文藝理論教材中文藝批評這一章中，魯迅的名言幾乎俯拾皆是，而茅盾的觀點幾乎無人問津。在全國影響頗大的北京師範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編的《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中的《文學的批評》部分摘編了魯迅22條言論，而僅僅選編了茅盾建國後的一篇評價《青春之歌》的文章，也正說明這種傾向的存在。

當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也許是資料上的問題。《魯迅全集》早就出版，而《茅盾全集》至今遠遠未出齊全，建國前的文學批評文章直到近幾年才進行收集出版，如《茅盾論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茅盾論創作》、《茅盾文藝雜論集》等，這給研究者和讀者帶來了困難。其次，也應該考慮到另外一個因素。相當長時期以來，對魯迅的宣傳一直是高濃度的、白熱化的，魯迅研究中也常常被「神化」，視魯迅的話為「句句是真理」，為了論證了自己觀點的正確，也就不厭其煩、反覆多次地引用，因此，研究者和讀者都十

分熟悉，甚至到了能背誦的程度。而對茅盾的研究，是近幾年的事，特別是茅盾文學批評建樹的研究，甚至可以說，還處於僅僅開始的階段。

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茅盾所留下的文化遺產，也是我們祖國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宣傳、應該研究，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也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增添一個有益的參照系統。

這也就是我撰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吧。

上篇 文學批評觀論

茅盾一開始即把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視為同一目的、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自來一種新思想發生，一定先靠文學家做先鋒隊，借文學的描寫手段和批評手段去『發聲振聵』。」〔註1〕並肯定他們的關係是「相輔而進」，強調「批評主義」「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堅信」「必先有批評家，然後有真文學家」。〔註2〕這也許就是茅盾涉入文壇時，最初不是以創作家的姿態而是以批評家的姿態立於文壇之中的原因吧。有人曾以文學批評家——創作家兼文學批評家——文學批評家的線向定勢來概括茅盾的一生，創作只是他文藝生涯中的一個階段，而文學批評則貫穿著他文學生涯的始終。

雖然茅盾並未留下一部關於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散見於他的文藝雜論中，並以自己的文學批評的實踐，對文學批評的性質、特點、職能、範圍、作用、標準等，早在二、三十年代，就都做了比較完整的論述。

1922年，茅盾就認為「文學批評家」不是「大主考」，文學批評不是「司法官的判決書」，為了破除對文學批評的神秘感，指出：「批評一篇作品，不過是一個心地率直的讀者喊出他從某作品所得的印象而已。」〔註3〕但1921年就提出「文學批評的責任不但對於『被批評者』要負責任，而且也要對於全社會負責任」，這就要求批評者「對於文學有徹底的研究，廣博的知識，還須了解時代思潮。」〔註4〕1923年，茅盾又指出：「有許多青年小說家、對劇

〔註1〕茅盾：《現代文學家的責任是什麼？》，《茅盾全集》第18卷，第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版。

〔註2〕茅盾：《〈小說月報〉改革宣言》，同上，第57頁。

〔註3〕茅盾：《「文學批評」管見一》，同上，第254頁。

〔註4〕茅盾：《文學批評的效力》，同上，第125頁。

家、詩家，而沒有極偉大的堪作中心的小說家、對劇家與詩人；有多量的新作出世，而沒有一部震驚一時，吸收一切視線的傑作；有許多的作家卻沒有大群的讀者。原來根本的原因只是爲的缺乏健全的正派的文學批評。」〔註5〕這雖然是從當時葡萄牙的文學現狀引出的結論，但茅盾提出「健全的正派的文學批評」，正是倡導科學的摒除門戶之見的文學批評。因此，早在二十年代，茅盾就把文學批評看做是在文學欣賞的基礎上，依據一定的科學原則對某種文學現象進行分析和評價的科學活動。

關於文學批評的職能，1925 年他就認爲：一是「抉出藝術的真相而加以疏解，使人知道怎樣去鑒賞」，一是「指出藝術的趨向與範圍，使作家從無意的創造進至有意的創造」，他還指出資產階級的文學批評論，「將自居於擁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地位而盡其批評的職能」，而「無產階級藝術的批評論將自居於擁護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盡其批評的職能」。〔註6〕這個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原則，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論的基本原則。它決定了文學批評是一種戰鬥性的科學活動。

關於文學批評的標準，茅盾早在 1920 年即指出：「文學是思想一面的東西，這話是不錯的。然而文學的構成，卻全靠藝術」，「欲創造新文學，思想固然要緊，藝術更不容忽視。」〔註7〕思想和藝術相結合的標準，是茅盾進行文學批評的基點，貫穿於文學批評活動的一生。

1936 年，茅盾又指出：「自來偉大的文藝批評都是從『此時此地的需要』出發的。」〔註8〕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就體現了無產階級文學批評鮮明的階級性和嚴密的科學性相統一。

關於文學批評的範圍，茅盾的文學批評實踐活動是十分開闊的，文藝運動、文藝思潮、文學流派、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批評本身，他都投以關注的目光，予以分析和評價。

關於文學批評的任務，茅盾的文學批評實踐活動緊緊圍繞了三個中心：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繁榮文藝創作；總結文藝創作和文藝運動經驗；評價古今中外的優秀作品，特別注重現代文學中剛剛誕生的優秀作品。

〔註5〕茅盾：《自動文藝刊物的需要》，同上，第356頁。

〔註6〕茅盾：《論無產階級藝術》，《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第188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

〔註7〕茅盾：《「小說新潮」欄宣言》，《茅盾全集》第18卷，第12頁。

〔註8〕茅盾：《需要腳踏實地的批評家》，《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第596頁。

總之，茅盾對文學批評的貢獻是十分全面的，本篇僅就文學批評的戰鬥性、科學性、針對性、藝術性等四個方面展開論述。

